

<<第七张剧照>>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第七张剧照>>

13位ISBN编号：9787505726987

10位ISBN编号：7505726986

出版时间：2010-5

出版时间：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作者：暖冰

页数：24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第七张剧照>>

内容概要

一部改编自外景地老宅旧事的电视剧在老宅中开拍，随着工作进展，神秘事件纷纷出现，剧组演员也开始莫名其妙的死亡，随着主角的深入调查，一桩90年前的往事开始得到昭雪。

《时尚周刊》记者江清月深夜赶赴《许愿灯》剧组探班时，拍下了六张剧照。

不料，照片导入电脑后，屏幕上却惊现第七张剧照！

照片中的人物是一个不明身份的白发女人，她的出现使一切都发生了诡异莫测的变化！

第二天，江清月得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该剧的女主角于昨夜在剧组内离奇死亡，法医尸检证明其死因为窒息身亡，并在她的颈部发现了五根血红色的手指印。

警方对此案展开了调查，可是剧组的所有人居然都有不在场的证据。

惊疑之余，江清月猛然回想起那张“从天而降”的剧照，然而当她查看照片时，不可思议的事情却再次发生了——照片里的白发女人竟然不翼而飞！

浓重的疑团与无形的恐惧迅速在她的心中弥漫开来..... 为了追查白发女人的下落，江清月以群众演员的身份进入了剧组，并在取景拍摄的“百年老宅”里经历了一连串匪夷所思的事情：一幅阴森诡异的人皮画像、一盏具有神奇魔力的许愿灯、一本流传百年的无名黑皮书..... 随着调查的步步深入，江清月得知了白发女人的真实身份，原来，她竟是90年前在这座老宅里自杀身亡的少奶奶！

可是，她为什么会出现在第七张剧照里？

女主角的死究竟与她有没有关系？

如果真的是鬼魂索命，她的下一目标又会是谁？

<<第七张剧照>>

书籍目录

Chapter 01 剧照谜影Chapter 02 片场惊魂Chapter 03 老宅传说Chapter 04 人皮画像Chapter 05 神秘快递Chapter 06 林中男尸Chapter 07 无名黑皮书Chapter 08 失语症Chapter 09 黑衣人Chapter 10 墓地寻谜Chapter 11 古怪阿姨Chapter 12 许愿灯Chapter 13 第二张脸Chapter 14 深宅谜踪Chapter 15 魔灯使者Chapter 16 祠堂密室End 尾声

<<第七张剧照>>

章节摘录

Chapter 01 剧照谜影 1 深夜10点，一辆白色的面包车驶入了《时尚周刊》报社的院内。

车窗外雨水如注，顺着玻璃窗流泻下来，冲刷着眼前的景物。

震耳的雷鸣声伴随着雨水的“滴答”声穿过无垠的黑夜，丝丝入扣地冲击着我的耳膜。

这场突如其来的大雨无疑为寂静的夜平添了几分阴冷而神秘的气息。

漆黑的夜空下，遥远的街灯闪烁着柔和而迷离的光芒，使眼前的这座办公楼显得异常孤独。

我轻轻地拉开后座的车门，一阵冷风迎面而来，我条件反射似的打了个冷战，快速跳下面包车，钻进了办公楼里。

我沿着楼梯走上了二楼，报社的编辑部、记者部和宣传部都分布在这层楼里，不过时间这么晚了，想必所有同事都已经离开了。

我朝着走廊深处看了一眼，径直走向里面的记者部。

身为《时尚周刊》文娱版的一名记者，我每天要做的就是想方设法地挖掘最新、最热的八卦新闻和文娱事件，虽然这些工作很乏味，但是对于我来说却是义不容辞的，而且为了完成采访任务，加班加点也成了家常便饭。

不过像今天这样深夜单独外出采访，却还是头一回。

我的心中有一个疑问：臧轲导演为什么偏偏选择在今天晚上接受媒体探班？

他执导的新戏《许愿灯》一直是各大媒体争相关注的焦点，可是这部剧已经开机半个多月了，他却始终拒绝向外界透露任何消息。

然而今天下午，我竟意外地接到剧组的采访通知。

由于我们文娱版的摄影记者这两天出差，我只好只身一人赶赴市郊的烟古镇，并“分饰两角”，一边采访记录，一边摄影拍照。

这忙得我有些晕头转向。

不过为了赶稿子，我又不得不连夜赶回报社加班。

我刚走进记者部办公室，一道闪电突然划破了静谧的黑夜，雷鸣声也接踵而至。

雨滴“劈里啪啦”地打落在窗玻璃上，好似无数根纤细的手指在不停地敲打着窗子。

我的心一阵莫名地悸动。

雷雨交加的夜晚总是带给我一种无形的恐惧。

我下意识地伸出手臂，摸索着将室内的日光灯打开。

一间熟悉的办公室立时呈现在我的眼前，可是不知为什么，我依旧紧张万分，仿佛空气中漂浮着某种不安分的东西。

我不由得加快脚步，走向自己的办公桌。

不等坐定，我就按下了电脑的开机键，然后小心翼翼地取出了手提包里的数码相机。

今晚探班最大的收获就是拍摄了这几张剧照。

打开新建的文件夹，精美的剧照随之映入了我的眼帘：第一张是拍摄现场男女主角在对台词，第二、三张是女主角安琪儿的上半身正面特写，第四、五张是男主角孙磊在正式开拍前走机位，第六张是臧轲导演在给一名小演员“说戏”。

虽是傍晚拍摄的，但这几张照片画面生动、质量清晰，放在报刊上一定会有非常好的视觉效果。

浏览完了这些剧照，我准备退出当前的文件夹。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我猛然发现文件夹里还有一张尚未浏览的照片！

奇怪！

我明明记得当时只拍摄了6张照片，“说戏”的那张应该是最后一张，可是现在怎么又无端多出一张呢？

为什么我一点印象也没有呢？

我按下鼠标，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脑屏幕，等待着答案的揭晓。

画面浮现在显示屏上，照片的背景正是剧组取景拍摄的那座百年老宅，与前几张照片没有什么出入。

<<第七张剧照>>

不过，当我的目光下移时，却本能地打了个激灵，照片中的人物居然是一个面容清秀的白发女人！

她穿着一件红色的长袖旗袍，披散着一头银色的白发，那冰一样的目光笔直地向我射了过来，彻骨的寒意霎时覆盖了我的全身，冻结了我的五脏六腑。

她的表情冷若冰霜，嘴角微微上扬，不知是否在笑。

这个白发女人是谁？

她又是如何出现在我的相机里的？

我惴惴不安地思忖着。

正在这时，我恍惚间看到她的嘴角慢慢地渗出了一抹殷红。

2 霎时，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全身的血液似乎都凝固了。

难道，我所看到的并不是一张照片，而是躲在电脑屏幕后面的真实影像？

否则，她的嘴角边怎么会有鲜血流下来？

我越想越觉得匪夷所思，深切的恐惧感亦在心底蔓延开来！

我不敢再想下去了，发疯一般地关掉了电脑，几乎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出了记者部办公室。

高跟鞋落在大理石地面上，发出了清脆的声响，走廊里的声控灯随之亮了起来，可是整个办公楼却静得令我窒息。

我快步走出办公楼，外面仍下着大雨，而我的身上却没有携带任何雨具。

此时，路面已经被雨水淹没了，水洼里隐约浮现出一个清冷而孤单的倒影，我下意识地抱紧双臂，冲进了茫茫的雨中。

报社的正门旁边有一个公交车候车亭，刚好可以避雨。

可是当我跑到那里时，整个人已经淋成了落汤鸡。

雨水顺着我的脸颊和发梢滴落下来，衬衫和牛仔裤也浸透了，湿漉漉地贴在身上，不禁使我瑟瑟发抖。

我接连拦了几辆出租车，但他们都熟视无睹。

车子从我的身边飞快驶过，溅起了飞扬的水花。

看来，我这副落汤鸡的模样是很难搭乘到车子了。

然而，就在我濒临绝望之时，一辆黑色的奥迪车突然在我的身旁停了下来。

车窗摇下来，车子里露出了一张男人的脸。

“霍启铭！”

”我低声惊呼道，“怎么是你？”

”“别说了，快上车吧！”

”说着，他帮我打开了车门。

坐进车子里，我的身体依然在瑟瑟发抖，霍启铭连忙递给我一包纸巾，轻声说：“快点擦一擦，别感冒了！”

”他的语调很温和，目光也很亲切，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的举止却让我感到浑身都不自在。

他是一名非常出色的心理医生，经济条件优越，对我也体贴入微。

他已经追求我两年了，我却仍然无法接受他的感情。

并不是霍启铭不够优秀，而是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我的心底总会产生一种莫名的压抑感。

因为在他的面前，我就像是一个透明人。

他具备高超的“读心术”，能够轻而易举地窥视我的内心世界，了解我的喜怒哀乐。

我知道这是他的职业特点，而且他这样做也是出于对我的关心，可是他的这种行事方式，却是我不能接受的。

其实，我拒绝与霍启铭在一起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我的心早就被另一个人占据，他的名字叫韩奇。

我和韩奇是在2006年4月相识的。

说来很富有戏剧性，他曾经是我的忠实读者。

我读大学时经常发表一些短篇小说和散文，我的每篇作品他几乎都阅读过，后来他几经周折在网络上找到了我的网号，并直言不讳地告诉我：他喜欢我的文章，并希望与我成为现实生活中的好朋友。

<<第七张剧照>>

与他在网络上聊天时，我得知韩奇是一家《房地产周刊》的记者，他初次看到我的文章也是在这本周刊上。

在网络上相识两个月后，他终于开口邀请我与他见面。

我虽然从来没有见过网友，但是对于韩奇的邀请，我却找不到理由拒绝，因为随着我们相互了解的深入，我已逐渐对他产生了好感。

然而见面时，他却使我大吃一惊：他远比我想象中更加阳光、帅气。

我们从未向对方表白过什么，却彼此已经心照不宣。

那时我正在读大四，我的初恋就这样开始了。

可是没想到短短一年后，我和韩奇的缘分就走到了尽头。

2007年5月10日，这个黑色的星期四令我终生难忘！

那天韩奇在赶赴一家房地产公司进行采访的途中，看到一所幼儿园发生了火灾，他自愿加入到灭火的队伍中去，结果为了营救一名被困的小女孩，竟然葬身于火海。

韩奇的突然离去对我来说无疑是致命的打击，我的世界仿佛在瞬间天崩地裂，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患上了轻度的抑郁症。

后来经朋友的引荐，霍启铭成为了我的心理医生。

在他的悉心照料和下，我才渐渐地从那片阴霾中解脱出来。

可是没想到，在我接受治疗的这段时间，霍启铭居然对我产生了感情。

我正陷入对往事的回忆中，车子突然停了下来。

原来不知不觉地，已经到了我家楼下。

3 霍启铭撑起一把雨伞，护送我回到了家。

看到我进门后，他便很君子地向我辞别了。

临走时，他还特地向我交代：“先洗个热水澡，再喝杯热水，以免着凉！”

可是他刚走，我便接连打了好几个喷嚏。

我连忙跑进洗手间，打开里面的热水器，然后从卧室里取来了毛巾和睡衣。

待热水烧好后，我迫不及待地走进浴室，痛痛快快地洗了个热水澡。

我从浴室里走出时，已经是子夜12点了。

可是去剧组探班的采访稿还没有整理，想到这些，我立刻一个头变两个大了。

我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掏出手提包里的采访记录本，看到上面密密麻麻的文字，突然感到头痛欲裂，于是我不假思索地合上了本子，决定把这个工作推到明天去做。

我伸了个疲惫的懒腰，起身回到了卧室。

可是躺在温暖舒适的席梦思床上，我却翻来覆去无法入睡。

只要我一闭上眼睛，照片里的那个白发女人就会浮现在我的眼前。

她的面容很清秀，透着年轻的气息，不过冷眼看去却白发苍苍，犹如百岁老妪！

我突然想到了梁羽生笔下的“白发魔女”练霓裳，她由于被心爱的人所伤，心念俱灰，一夜之间头发尽白。

回想起白发女人的神情是那般冰冷而绝望，或许，她的满头白发也是为情所伤！

我浮想联翩地猜测着，令我疑惑不解的是，她是如何出现在我的相机里的？

整个晚上，相机一直都牢牢地套在我的手臂上，一刻也没有离开过，所以这张照片不可能是别人拍下来的。

可是如果是我自己拍摄的，我又怎么会一点印象都没有呢？

况且在探班的过程中，我根本就没有见到过白头发的女人！

我的大脑里装满了疑问与困惑，但是想来想去，答案就好似沉入海底一般，无从找寻。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才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睡梦中，我回到了《许愿灯》剧组取景拍摄的那座百年老宅，可是老宅的院子里却变得空荡荡、静悄悄的，没有导演也没有剧务，院子的角落里有张圆形的石桌，旁边是一个椭圆形的花池，里面盛开着五颜六色的鲜花。

一个身着水蓝色半袖旗袍的女人正坐在石桌前，若有所思地盯着花池里的花，一副心事重重的模

<<第七张剧照>>

样。

她梳着古典的发髻，乌黑的长发用三支碧绿的玉簪绾起，额前几缕落下的发丝飘拂在雪白的颈项上。她有着细黑的弯眉与清澈的双眸，丰满的脸颊和削尖的下巴形成了一道完美的弧线。此时，傍晚的余晖斜照在她的身上，宛如一幅精美绝伦的画卷。

这个女人是谁？

我望着她的身形和侧脸，一种莫名的熟悉感油然而生，却又一时间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

正在这时，她的目光从花池中移开，缓缓地朝着我的方向看过来。

她黑亮的眸子里闪着皎洁的光，却又笼罩着一层阴郁；纤细的嘴角微微上扬，浅露出一抹淡淡的忧伤。

我有一种十分强烈的预感——她即将在我的面前做出不可思议的事情！

当我惶恐不安地盯着她的脸时，整个身体仿佛一根被拉到极限的弹簧，骤然绷紧起来！

她稍稍迟疑了一下，而后站起身来向我走过来。

她与我的距离越来越近，我的心跳也越来越快，仿佛快要窒息了一般。

转眼间，她的脸已与我近在咫尺。

一道冰冷的目光落在我的脸上，我感到一股寒气在全身蔓延！

她的嘴唇微动了几下，发出轻盈而缥缈的声音：“我们又见面了！”

“你……是谁？”

“我的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样，好不容易才从齿缝间挤出了这几个字。”

这时，她突然扬起嘴角，泛起一丝诡异的微笑，看样子似乎对我的问话感到不屑一顾。

我凝神屏息地睁大了双眼，却看到她的身体在一点点地消融，逐渐变得虚幻起来……一阵急促的手机铃声打碎了我的梦境，我睁开惺忪的睡眼，发现天刚蒙蒙亮。

谁这么早就打来电话？

我满心疑惑地抓起了床边的手机。

“江清月，你起床了没有？”

“我刚按下接听键，话筒里就传来了我们记者部于主任的声音。”

“还没呢！”

“我闷声回答道。”

“你现在马上起来收拾一下，动身去烟古镇，我让孙师傅开车去接你！”

“于主任的命令显得十万火急。”

“去烟古镇？”

“我满头雾水地问道。”

“是的，《许愿灯》的女主角安琪儿昨晚被杀了，我派你去剧组采访。”

“4 于主任接下来所交代的话，我几乎一句也没有听进去。”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只剩下那句“女主角安琪儿昨晚被杀了”在我的耳边反复回响着。

安琪儿怎么会突然被杀？

凶手的杀人动机又是什么？

是仇杀、情杀，还是谋财害命？

以她在剧组里的身份和地位，应该有助理贴身陪伴才对，凶手怎么会有可乘之机？

带着满腹的疑问，我乘坐报社的面包车赶到了烟古镇。

剧组取景拍摄的这座百年老宅此刻已经成为全镇瞩目的焦点，老宅的大门外人头攒动，聚集了上百名围观的群众，他们伸长了脖子向里面张望着，交头接耳，议论纷纷，除此之外，我还望见有两辆白色的警车停在门口。

此时，老宅的两扇朱漆大门紧紧地关闭着，将所有围观的群众都隔在门外，可是他们却仍执著地守在门口，等待着警方的调查结果。

我穿过拥挤的人群，好不容易才挤到了门前，用力叩响了门环。

“谁在敲门？”

“院子里传来了一个男子的声音。”

<<第七张剧照>>

“你好，我是《时尚周刊》的记者，可以让我进去吗？”

“我提高了嗓门。

“对不起，我们现在不接受媒体采访，你请回吧！”

男子冷冷地回答道。

我不由自主地叹了口气：现在被拒之门外，看来今天的采访任务是很难完成了！

可是既然来了，也不能空手而归，也许从门外的这些居民口中，可以了解到安琪儿被杀的大致经过。

经过一番询问，我得知安琪儿是昨晚子夜12点钟被杀的。

剧组发现她遇害的时候，她已经气绝身亡。

她的上半身斜躺在床上，两只眼睛睁得大大的，眼神中充满了极度的恐惧。

令人感到惊诧的是，她的颈部留下了五根血红色的手指印。

她的死因也由此变得扑朔迷离！

如果安琪儿是被人掐死的，按照常理，凶手应该用两只手来作案才对。

倘若单凭一只手的气力便可使她窒息而亡，那么这个人一定得有超凡的臂力。

反之，安琪儿若不是死于窒息，那她的颈部又怎么会留下五根手指印呢？

面对安琪儿的离奇死亡，驻足在门外的群众无一不为之惊叹，他们就像一群热锅上的蚂蚁，个个翘首以待，期盼着法医能够尽快公布鉴定结果。

大概过了半个多小时，老宅的大门终于打开了。

几名穿着深蓝色警服的刑警与一名身着白大衣的法医在众人关注的目光中走了出来，而我却在此刻心头一震，因为走在最前面的警察居然是——陈睦。

陈睦曾几度成为我笔下的一名英姿挺拔、果断机智的警察，而在现实生活中，他不仅是我的高中同学，还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他的出现，不禁使我看到了一线希望的曙光，我也由此得到了进一步了解案情的机会。

不过陈睦做事一向公私分明，虽然在避开人群后，他向我透露了一些线索，不过却一个字也不准我写进新闻稿里，因为此案事关重大，在未找到凶手之前，警方有义务为剧组保守秘密。

陈睦告诉我，法医的尸检结果表明，安琪儿因为颈部受压迫导致机械性窒息而亡，颈部所留下的五根手指印分外清晰，可以断定为明显的掐痕。

但是警方并没有在她的颈部提取到凶手的指纹。

警方起初怀疑，凶手很可能是剧组内部的人，但是经过问讯调查，却发现剧组的所有人都有不在场证据。

经查，昨天晚上10点，安琪儿拍完了最后一场戏便离开了片场，当时剧组的其他演职人员都留在前院拍戏，只有安琪儿在她的助理杨洁的陪同下去后院的房间里休息。

可是到了子夜11点45分，安琪儿突然觉得胃不舒服，而且恶心想吐，于是让杨洁出去给她买一包话梅，结果杨洁回来时，安琪儿已经遇害了。

听陈睦讲述了事情的经过，我的心里不由得产生了一个疑问：凶手会不会就是安琪儿的助理杨洁？

昨晚离开片场后，就只有她一直和安琪儿在一起，谁能保证在她出去买话梅之前，没有对安琪儿施以毒手？

可是我的猜测却遭到了陈睦的否定，因为在杨洁离开剧组后，两名女演员在去后院解手，听到安琪儿的房间里传出了一声惨叫，与此同时，她房间里的灯也熄灭了。

当她们胆战心惊地走进那个房间时，安琪儿正斜躺在床上，已然气绝身亡。

5 听到这儿，我又有了另一种猜想：这两名女演员说不定就是凶手，在作案后伪装成为目击证人，以混淆警方的视线，洗刷自己的嫌疑。

我不自觉地脱口而出：“依我看，那两名女演员应该有重大的作案嫌疑！”

“不，安琪儿绝不是她们杀的。”

陈睦摇了摇头说。

“为什么这么肯定？”

我不解地问道。

<<第七张剧照>>

“根据杨洁的证词，她从外面赶回来时，那两名女演员正跌坐在安琪儿的床前，浑身哆嗦成一团，而且还有一只手电筒滚落在地上。

如果是她们杀了安琪儿，为什么不趁着没人时逃走，还要留在作案现场等着别人怀疑？

” “那这么说，凶手真的不是剧组里的人了？

” “现在下这个结论还为时过早，不过从目前的调查结果来看，这种可能性非常大。

” “那么凭你的经验判断，凶手应该是男性，还是女性？

” “根据赵法医的检验，安琪儿颈部所留下的指印长度和形状，很吻合女性手指的特征。

不过凶手单凭一只手便可使其毙命，女人通常是不会有这么大的臂力的。

这一点，的确令我百思不得其解！

”陈睦蹙起眉头说。

也许是说者无意，听者有心，陈睦的话突然使我的脑海中闪过一道亮光，好似在无边的黑暗中找到了前行的方向。

如果凶手不是剧组里的人，而且又是一个女人，那么她会不会就是第七张剧照里的神秘女人？

那个披散着满头白发的诡异身影仿佛正浮现在我的眼前。

我本想将昨晚来剧组探班后所发生的事情告诉陈睦，也许那张“从天而降”的照片会对他破案有所帮助，可是经过一番思量，我把徘徊在嘴边的话又吞回了肚子里。

此时此刻，我依然对那张照片的真实性感到怀疑。

也许，我所看到的并不是一张照片，而是一段影像，又或者是我的幻觉。

于是我决定先回到报社去查看，如果那张照片依然存在，我再将它交给陈睦。

当我回到报社时，已经是晌午了。

匆忙地吃过午饭后，我便迫不及待地坐到办公桌前打开了电脑。

已经过了一个晚上，不知道那第七张剧照还在不在，我暗自思忖着，握着鼠标的右手也开始莫名地颤抖起来。

我屏住呼吸进行了下一步操作，屏幕上出现了七个照片的缩略图。

直到这一刻，我终于确信昨晚真的拍下了七张剧照。

难道，这张照片是我无意中拍摄的，所以才完全没有印象？

想到这儿，我原本紧张的心绪便舒缓了许多。

我将鼠标对准第七个缩略图，然后双击下去。

我本以为呈现在我眼前的画面会与昨晚所看到的完全相同，可事实却是，照片发生了不可思议的变化——照片里的白发女人竟然不翼而飞！

我的心仿佛霎时停止了跳动，那个白发女人凭空出现，又莫名消失，难道她是隐藏在老宅里的女鬼，被我意外地摄进了相机里？

我惊恐地凝视着屏幕上的影像，整张照片中找不到半个人影，只有那座孤单的百年老宅，偌大的庭院里透着阴森而诡异的气息。

院子的角落里有一张圆形的石桌，旁边立着三把石凳，不远处还有一个椭圆形的花池，里面盛开着五颜六色的鲜花。

这幅画面看起来很熟悉，但是却不是我昨晚在剧组探班时所见到的。

突然间，我的肩头下意识地颤抖了一下：石桌、石凳，还有花池，这一切为何与我昨夜在梦中所见到的景象如出一辙？

唯一不同的是，这张照片上的三把石凳都是空着的，而我的梦境中却出现了一个身着水蓝色半袖旗袍的貌美女子。

在睡梦中我便觉得她似曾相识，我凭着大脑里残存的记忆回想起她的模样，青丝、秀眉、脸颊丰满、下巴削尖……想着想着，我浑身都战栗起来，因为我忽然发现：昨夜出现在梦境中的女人与第七张照片里的女人根本就是同一个人！

可是，为什么在照片上看到她时，她披散着一头银色的白发，而在梦境中出现时，她却有着一头乌黑的秀发呢？

如果她真的是一个阴魂不散的女鬼，那么杀死安琪儿的凶手会不会就是她？

<<第七张剧照>>

能够用一只手使人窒息身亡，又让警方找不到任何蛛丝马迹，如此诡异的命案，莫非真是鬼魂索命？

Chapter 02 片场惊魂 1 安琪儿在剧组内离奇被杀后，虽然《许愿灯》剧组始终拒绝接受媒体采访，但安琪儿的死讯还是像流感一样迅速传播开，并在S市引起轩然大波。

关于安琪儿的死因，社会各界众说纷纭，各大报纸、电视台、电台、网站等媒体的新闻报道也此起彼伏。

而我，身为《时尚周刊》文娱版的记者，每天不得不硬着头皮来撰写有关安琪儿的新闻稿。

不过我总是尽可能地轻描淡写，把整个案件叙述成雾里观花的感觉。

可是倒霉的是，由于挖掘不到案件的更多细节，我已经屡次遭到领导的批评。

其实，当晚的案发经过，我也许是媒体记者中了解最多的人，但是我答应过陈睦，一个字也不会写进新闻稿里，所以为了遵守诺言，我宁愿选择每天被批评。

关于第七张剧照的事，我也一直没有告诉陈睦，因为事情太蹊跷了，根本无法用常理来解释，所以我只好把它默认为灵异事件。

不过这种说法陈睦是不可能接受的，如果我把猜测告诉他，不难想象，一定会被他骂得狗血淋头。

今天是星期天，难得可以美美地睡上一个早觉。

上午9点钟，我才依依不舍地从床上爬起。

拉开窗帘后，一缕明媚的阳光不由分说地射进卧室，柔柔地照在我的脸上，有种暖洋洋的感觉。

今天是《许愿灯》剧组召开新闻发布会的日子，不过主任这次指派另一名记者商晓慧去参加，我此刻才得以如此轻松自在。

剧组在这个时候召开新闻发布会，恐怕不会有什么好消息要宣布，女主角安琪儿被杀案已经发生一周了，我想臧轲导演一定是承受不了压力，所以才召开发布会公布剧组解散的消息。

商晓慧惊诧不已地告诉我，今天的发布会主要向媒体宣布两件事：第一件事是隆重推出了《许愿灯》这部戏的新任女主角——艾米；第二件事则是公布剧组从明天起面向全市招募群众演员的消息！

依目前的情况来看，安琪儿被杀案似乎已经成为了过去式，剧组接下来将要重整旗鼓，进入紧张的拍摄阶段。

不过，剧组招募群众演员的消息对我来说却是一个难得的机遇，如果我以群众演员的身份进入剧组，说不定可以找到第七张剧照上的白发女人，查清她到底是人还是鬼！

于是我暗暗下定决心，明天一早就前去应征。

早上7点钟，放在我床头的闹钟如约地响起。

起床后我迅速洗漱完毕，然后便安静地坐在梳妆台前，轻轻地梳理着乌黑的长发，修饰着脸上的妆容。

从梳妆镜中看来，我的一切动作都显得很机械。

我已经很久没有这样精心地装扮一番了，由于工作繁忙，我通常都是素面朝天的。

不过，今天我化妆不仅是为了使自己看起来漂亮一些，更重要的是想通过改装换颜，让导演认不出来。

待一切准备就绪后，我往报社打了个电话，称自己得了重感冒，请假休息一天，然后拎起手提包出了门。

能不能顺利地进入剧组，就在此一搏了。

上午9点钟，我抵达了《许愿灯》剧组下榻的澜梦宾馆。

拍戏之余，剧组的演职人员统一安置在这里。

昨天听商晓慧说，剧组招募群众演员的地点也在宾馆内。

澜梦宾馆位于S市繁华的商业区，距大型百货商场和休闲广场咫尺之遥，是市中心规模最大的豪华型宾馆。

宾馆内设施齐备、装修精良，更可以俯看整个商业区，为商界名流和影视明星入住S市时的首选。

澜梦宾馆整座大楼共有26层，迎宾员介绍说，20层以上的客房只有乘坐观光电梯才可以到达。

《许愿灯》剧组的演职人员住在25层。

我跟随着人群来到观光电梯前，那晶莹剔透的玻璃外罩、椭圆形的流线设计，不禁使我眼前一亮。

<<第七张剧照>>

我还是第一次乘坐这种观光电梯，以前常听人描述，当脚下的景物越来越渺小时，人就会体验到一种飞翔般的快感。

可是我此刻的感受却截然不同。

我眼睁睁地看着电梯往上升，吊在半空中的感觉使我一阵眩晕，心里紧张万分，甚至对眼前的景象有种恐惧。

电梯刚刚升至五楼，我的额头和手掌心就已经渗透出细密的汗珠。

2 “小姐，你怎么了？

不舒服吗？

”一个浑厚的男音在我的耳畔响了起来。

我的肩头下意识地颤动了一下，一种久违的熟悉感袭上心头。

这声音在别人听来，也许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可是它带给我的却是无比的震惊与骇然，因为它与韩奇的声音太像了，不，应该说是一模一样！

然而，当我循声望去时，面前却是一张完全陌生的面孔。

他的脸部轮廓非常欧化，五官清晰而富有立体感，不过目光却很温柔，沉静的眸子让我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他的声音让我在第一时间想起了韩奇，但是他的长相与韩奇相差太远了。

一个阳光俊美，一个成熟深邃，完全是两种不同的风格。

只是他的眼神透着一种温柔，这一点倒是与韩奇有着几分相似。

我失神地盯着他的眼睛，脑子里开始浮想联翩。

这时，我听到观光电梯里出现了窃窃私语的声音，才发现整部电梯的人都向我投来了异样的目光，那种眼神就像是在看着一个“花痴”。

我的脸颊一阵发热，尴尬得不知如何是好。

正在这时，电梯停了下来，乘客都蜂拥而出，我轻抚胸口，暗暗地松了口气。

不过我很快发现，电梯里只剩下我和那个陌生的男人了，这种景况愈加使我无地自容，幸好这时电梯再次停了下来。

“小姐，已经是顶层了，你还不下来吗？

”那个浑厚的男音又一次传进了我的耳朵。

“哦！

”我不知所措地回应了一声，手忙脚乱地走下了电梯。

看到电梯对面的楼层指示牌我才猛然发现，自己竟到了26层。

迎宾员明明告诉我《许愿灯》剧组的演职人员住在25层，可我怎么跑到26层来了？

但顷刻间我便恍然大悟：刚才那些人……难道他们都是来应征群众演员的？

不行，我得赶紧乘电梯下楼去！

想到这儿，我连忙转身去按电梯按钮，却发现电梯已经开始缓缓降下去了。

唉，不知道要等多长时间才能够乘上下一班电梯！

我呆立在电梯旁连连叹气。

“喂！

你想找哪位，能告诉我吗？

”那个男人向我发问。

此时，他正站在2606号房间的门口。

“我……我要……到里面找个人！

”如果告诉对方自己乘电梯过了头，还不被人当场看笑话，因此我只得硬着头皮找个尽可能合理的借口。

不过由于说了谎话，我的脸颊持续升温，热辣的感觉一路烧到耳根，也连带了嘴唇和舌头，使我突然有些口齿不清。

“哦？

”他半信半疑地应了一声，而后掏出房卡开门。

<<第七张剧照>>

为了使自己的谎言不被对方识破，我只好迈开大步，强作镇定地朝着走廊深处走去。路过他的身边时，他突然摇了摇头，推门走进了2606号房间。

看到他进门，我悬在半空中的心总算是落了地。
我现在重新回去乘电梯，应该不会再被他发现了把？
打定主意后，我轻手轻脚地往回走。

当我经过2609号房间的门口时，听到里面传来了一声清脆的响声，听起来好像是花瓶之类的玻璃制品掉在地上摔碎的声音。

我不由得心中一紧，停在2609号房间的门口，屏声静气地聆听着里面的声音。

一个女人声嘶力竭的喊叫声从房间里传出：“你再敢往前走一步，就别怪我不客气！”

“好，好……我不靠近你，你先把刀放下，行吗？”

房间里断断续续地传来了一个低沉的男音。

天哪！

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这一男一女是什么关系？

男人到底要对女人做什么，以至于使她以死相胁？

我的心怦怦地跳个不停。

“我是真心喜欢你，你又何必拒我于千里之外呢？”

“往后点，你要敢硬来我就和你同归于尽！”

“喂！”

你最好适可而止吧！

别在这儿装清高了，你是什么样的人，难道我还不清楚吗？”

男人的态度骤然改变，言语中充满了不屑的味道。

“你说什么？”

女人的声音也变得激动起来。

“说什么？”

你以前不知道和多少男人睡过呢！

现在是怎么了？

真他妈的不识抬举！

男人的语气更加不屑了，鄙夷和嘲讽之意无以复加。

“你给我闭嘴！”

女人有些歇斯底里地呼喊道。

“怎么，被我击中要害了，是吗？”

“我叫你闭嘴！”

听到没有？

“哼！”

婊子就是婊子嘛！

何必还要立什么贞节牌坊，真是不要……啊……”男人的话未说完，突然惨叫了一声。

停顿了几秒钟之后，他断断续续地说：“想不到……你居然……居然来真的！”

3 我惊惶得睁大双眼，对自己亲耳听到的一切感到难以置信。

可是直觉告诉我：那个男人已经被女人杀了！

2609号房间里，居然发生了命案！

这一刻，我的心脏几乎要破喉而出。

一种彻骨的恐惧从四面八方涌来，瞬间贯穿了我的全身……我手足无措地呆立在房间门口，空寂的走廊里弥漫着一股诡秘的气息。

现在马上报警，还是先通知宾馆的管理人员？

一时之间，我不知该何去何从。

正在这时，观光电梯缓缓地升了上来，透过玻璃外罩，我望见了两个身材高大的男子，他们身着

<<第七张剧照>>

统一样式的保安服，正朝我这看过来。

难道，他们已经知道2609号房间里出事了？

我在心里暗暗地思忖着。

还未等我从惊诧中回过神儿来，他们已经走了过来，其中一人向我问道：“小姐，请问你站在这里做什么？”

“我……”我竟被对方问得哑口无言。

“对不起，这里是艾米小姐的房间，禁止外来人员打扰！”

保安的语气似乎并不友好。

“艾米小姐？”

“我吃惊地睁大了双眼，“她……她不是这部剧新任的女主角吗？怎么住在26层？”

“其他的演职人员住在25层里，不过导演和男女主角例外，他们是住在26层的。”

“哦，原来是这样！”

“你还没有回答我为什么要站在艾米小姐的房间门口。”

“和你直说了吧！”

“另一名保安抢先道，“我们刚才在监视器里已经注意你半天了！你一直停留在这个房间的门口，究竟想做什么？”

听了他的问话，我的后背不禁沁出了冷汗。

面前的这两名保安居然是冲着我来！

莫非我被当成了什么“可疑分子”了？

“我……我想你们是误会了，其实，我本来是到25层应征群众演员的，结果电梯乘过了头……”我尽可能地保持冷静，把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地讲述了一遍。

“你说什么？”

里面发生了命案！

“两名保安几乎是异口同声。”

面对他们的惊叹和质疑，我十分郑重地点了点头。

他们无奈地交换了一个眼神，然后小心翼翼地叩下了门板。

“谁呀？”

“房间里很快传出了一个声音。”

凭音质判断，不难确定这与我刚才所听到的声音是同一个女人发出的，可是此刻她的声调却变得很平稳，语气也非常平静，与先前的声嘶力竭大相径庭！

“您好！”

艾米小姐，我是宾馆里的保安。

有人举报说您的房间里发生了点意外，您能打开门让我们看看吗？”

保安毕恭毕敬地说。

“意外？”

什么意外？”

“这……”保安迟疑了一下，“有人看见一个陌生的男子闯入了您的房间。”

“陌生的男子？”

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艾米的声音显得有些的不悦。”

“请您打开门让我们看一下，可以吗？”

保安再次说。

“那好吧！”

你稍等一下。

“话音刚落，只听“咔嚓”一声，房间的门从里面打开了。

一张精美绝伦的脸立时呈现在我们面前：完美精致的五官、曲线柔美的脸形、丰盈性感的嘴唇、光洁

<<第七张剧照>>

嫩白的皮肤……我不禁暗自惊叹——她的美是那样的无可挑剔！

原来，她就是《许愿灯》新任的女主角艾米。

“你们说的陌生男子，指的是他吗？”

”艾米指着她身旁的男人向保安发问道。

面对这样一位倾国倾城的美女，保安的心里难免紧张万分，他们支吾了半天，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到了我的脸上。

而我却大惊失色地望着艾米身旁的男人，这个男人的年龄在30岁左右，不仅长相帅气，还透着一股成熟、英挺的气息。

这个男人刚才不是被艾米杀了吗？

怎么现在竟然会毫发无损地站在我的面前！

难道他们只是发生争吵，并没有真的动手？

可是如果艾米没有用刀刺他，他为什么要发出那样一声惨叫呢？

我越想越糊涂，脑子里乱作一团。

“你们怎么不说话了？”

不是说看到陌生男子闯进了我的房间吗？

”艾米将两只手臂环在胸前，不依不饶地追问道。

两名保安尴尬地对视了一眼，然后便不约而同地盯着我的脸，让我觉得浑身像针扎一样难受。

4 “艾米小姐，其实……其实是我路过你房间的门口时，听到了里面的争吵声，所以才……”

”我鼓起勇气回答道。

“原来是这样！”

”艾米突然扬起一丝令人难以捉摸的微笑，“我们在为今天晚上的一场戏作准备，我和杜晨在房间里面对台词，想不到这么巧被你听到了！”

” “对台词？”

”听了艾米的解释，我的尴尬无以言表。

这时，已经弄清事实真相的保安开始连声道歉。

而艾米的脸上依旧是那么一副清冷的表情，仿佛这件事与她扯不上丝毫的关系似的。

“如果没什么事，我要关门了。”

”说罢，2609号房间的门“哐”的一声关上了。

门外的保安随之收起了笑容，表情瞬间严肃起来，眼睛里充满了怒火，开始将矛头指向我。

“小姐，事情现在已经真相大白了，你是不是该马上离开了？”

”他们迫不及待地要将我“请”出这里。

“呃……好！”

”我尴尬地点了点头，跟随着他们一同朝电梯门口走去。

“等一下！”

”一个浑厚的男音突然从我的身后传来。

“周导演！”

”保安应声说。

我吃惊地转过头去，望见2606号房间的门口站着一个人，正是和我一同乘坐电梯的那个陌生男人

。想不到他居然是《许愿灯》剧组的导演！

可是我一周前去剧组采访的时候，怎么没有见过他呢？

“你刚才不是说，是来应征群众演员的吗？”

”说着，他已经朝我这边走来，“我是剧组的执行导演，我叫周宇。”

”周宇，原来他叫周宇！”

他为什么会突然叫住我呢？

难道，他也将我当成了“可疑分子”吗？

还是，有什么其他目的？

<<第七张剧照>>

我惴惴不安地思忖着。

“怎么又不说话了？”

”他微微地蹙起了眉头。

“哦，不好意思。”

”我终于回过神来。

“今天晚上有几场戏，需要很多群众演员，我觉得你条件不错，如果感兴趣的话，你可以留下来

。”

“啊？”

好！

”我点头说。

可是过了好一会儿，我才真正领悟了周宇话里的意思。

想不到，我就这样被剧组录取了！

成为了一名群众演员。

这一切都发生得太突然了，让我不自觉地怀疑起它的真实性来。

直到周宇把我带到25层的2517号房间，我才如梦方醒。

这个房间是剧组的临时化妆间。

灯光明显比走廊里亮了许多，墙角处有两个梳妆台，上面镶着椭圆形的平光镜。

镜子前坐着两名群众演员，化妆师正在为她们弄头发，转眼间民国时期的古典造型就做好了。

化妆间的沙发上，坐着十来个年龄不等的群众演员，他们都在排队等着做戏中的造型。

我感到既新奇又紧张，不知道化妆师会给我做个什么样子的造型，是民国时期的女学生、富商家的小丫鬟，还是街头卖货的小商贩？

我正凝神思索着，一名梳着披肩发的男化妆师突然喊出了我的名字。

他说周导演特地向他交代，要在剧中给我安排一个角色，所以我的装扮需要精心设计一下。

听了化妆师的话，我仿佛坠入了五里迷雾之中。

我既没有学习过影视表演，又没有任何演出经验，周导演怎么会突然想起给我安排角色呢？

如果只是充当一个在镜头前一闪而过的“活道具”，对我来说并没有什么太大的难度，不过饰演剧中的角色可不是闹着玩的，若是演砸了，轻则当众出丑成为笑柄，重则恐怕会被臧轲导演赶出剧组。

想到这儿，我心怀忐忑地问道：“能不能告诉我，周导演他给我安排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

“一个产妇，哦不，应该说是一个死人。”

”化妆师漫不经心地回答道。

“什么？”

死人！

”我下意识地低声惊呼。

“怎么了？”

不想演啊！

要是不愿意趁早说，后面还有那么多人排队呢！

”化妆师的语气显得极为不屑。

“不……不是。”

”为了避免“浪费”化妆师的宝贵时间，我连忙在梳妆台前乖乖地坐了下来。

大概过了20分钟左右，我的戏中造型便做好了。

原本以为化妆师会为我梳理一头民国时期的发髻，然后再换上一件漂亮的旗袍，可是事实却与我所预想的大相径庭。

镜子中的我面色蜡黄、嘴唇干裂、蓬头垢面，连我自己看了都觉得惨不忍睹。

我先前还在担心自己曾经去过剧组探班，做群众演员会不会被臧轲导演认出来，不过从现在的装扮来看，别说是臧轲导演了，恐怕连熟人都认不出我了！

5 化妆师为我挑选了一件白色的戏服，戏服的大襟上有一排蝴蝶结形的盘扣，从样式上看应该是民国时期的睡袍。

<<第七张剧照>>

这件睡袍穿在我的身上宽松肥大，可是化妆师却点头称赞说这件戏服非常适合。

常言道：“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而我却要以此如此狼狈不堪的形象去示人，我心里真是一万个不愿意。

我甚至在怀疑，周宇让我出演一个这样的角色，是不是在存心捉弄我。

可是“贼船易上却难下”，我自知已经没有回头路了！

做完了戏中造型，接下来便是漫长的等待，从上午10点一直等到傍晚5点，周宇终于再次现身了。他换上了一套浅灰色的休闲服，头上戴着一顶天蓝色的鸭舌帽，整个人看起来精神饱满、容光焕发。

他清点了一下化妆间里的人数，然后微笑着说：“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我现在就带你们去片场。

”走出澜梦宾馆后，周宇指引我们乘上了剧组的一辆白色的面包车。

这辆面包车的空间很大，后面设有三排座椅，我们总共有12名群众演员，坐在里面刚刚好。

面包车在平滑的马路上飞快地驰骋着，傍晚的余晖静静地洒进车里，阵阵微风吹过，卷起了我那头蓬乱的长发。

车子很快驶出了市中心，把我们带到了S市市郊的远离繁华与喧嚣的自然风景区。

马路前方的路标牌上写着它的名字：烟古镇。

一周前，我乘坐报社的面包车来剧组探班时，天气也如今天这般晴朗，不过在乘车返回报社的途中却下起了倾盆大雨，想来这初夏的天气还真是变化无常！

我失神地望着窗外的景物，感受着这座宁静小镇所散发出的古朴而幽远的神秘气息。

这时，坐在我身旁的女孩儿终于按捺不住了，她开始滔滔不绝地向大家介绍起剧组在这里取景拍摄的一些情况。

她名叫孙晓玉，这是她第五次来剧组拍摄了，在安琪儿出事前她就被选入剧组了，可以说是我们当中资格最老的一名群众演员。

她告诉我们：《许愿灯》剧组的摄影棚就设在这座烟古镇里，剧组已经对这里的很多地方进行了改造、搭建与布景，街区、集市、老宅，都重新焕发出了民国时期的光彩。

车子在街边的一座老宅前停了下来，老宅大门的正上方挂着一块长方形的牌匾，上面刻着四个大字：赵氏医馆。

下车后，孙晓玉指着面前的老宅说：“这里就是剧中主人公的‘家’，镇长说这座宅子恰好没有人住，便推荐给了剧组！”

”话音刚落，周宇已经走到了我们面前，看样子他乘坐的车辆比我们早到了一步。

此时，他的手里握着一个圆形的喇叭。

对整个拍摄现场进行调度时，他是离不开这个工具的。

周宇带领着我们进入了摄影棚内，此时臧轲导演正坐在摄像机后面，全神贯注地看着演员在镜头前的表演。

这是一场室内戏，镜头前坐着一对中年夫妻，他们在按照剧情进行着对话，整个片场鸦雀无声。

周宇悄悄地将我叫到了门外，向我交代说，拍完这场戏，就轮到出场了。

直到这一刻我才知道，剧中女主角的名字叫做余秋婉，而我要饰演的角色就是她的母亲余氏——一个因难产而离开人世的可怜女人！

周宇告诉我，这个角色一共有两场戏。

第一场戏是躺在床上生孩子；第二场戏是躺在棺材里演死人。

周宇接下来的话，我有些半信半疑，他说余氏这个人物虽然从头至尾没有一句台词，但却是这部剧中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

他叮嘱我在院子里好好地准备一下，然后匆忙地回到了拍摄现场。

我一个人静静地站在老宅的院子里，四周的空气让我感到莫名的压抑。

此时已经是晚上6点钟了，天色渐渐地暗了下来，乌云笼罩在老宅的上空，为这里平添了几分神秘的气息。

我打量着这座陈旧的“百年老宅”，虽然它透着岁月的痕迹，但是未消磨掉曾经拥有的豪华与高贵。

<<第七张剧照>>

从四梁八柱的架构到做工精细的粗大方梁，从整屋高的雕花户门到雕琢精美的木格子花窗，无不显示出它在整个烟古镇的尊贵地位。

不难看出，这座宅子的主人曾经定是这个镇上的富户，否则何以建造出如此豪华气派的庭院！

只是我不明白，这座几百平方米的大宅子，为什么会没有人住呢？

既然没有人住，政府又为何不进行拆迁呢？

6 我正胡乱地思忖着，却无意中望见院子的角落里停放着一口红色的棺材。

这口棺材孤独地躺在一片杂草旁，在暗沉的气氛中发出一种奇特的光芒。

如果我猜得没错，这口棺材就是专门为我准备的道具。

想到这里，我深吸了一口气，朝着棺材走了过去。

我一步步地向那口棺材靠近，心却仿佛被一根无形的线牵引着，一寸寸地收紧。

当我的双脚距离目标仅剩一米的时候，我的心脏似乎在刹那间停止了跳动。

我不明白自己为何会如此紧张，这口棺材不过是剧组的道具罢了，里面又没有真的躺着尸体，有什么好怕的。

我轻抚着胸口，尽量使自己平静下来。

可是正在这时，一阵细微的摩擦声突然从棺材里面传了出来，听起来像是指甲正缓慢地从棺材壁划过的声音。

难道，这口棺材并不是空的？

想到这里，我的心骤然缩紧，头皮阵阵发麻！

我惊惧地睁大双眼，忽感手脚冰冷、浑身无力，可是我仍鬼使神差般地挪动着自己的脚步。

终于，我来到了棺材的近前。

我侧耳倾听着，里面的摩擦声依然没有停止，而且还隐约伴随着一种微弱的喘息声。

这口棺材里究竟装着什么？

好奇心使我的手一点一点地向它靠近，当双手触摸到棺材盖时，我的心里突然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可是不知道在一种什么力量的驱使下，我不但没有退缩，反而狠狠地咬住下唇，将全身的力气都作用在棺材盖上面。

终于，棺材被打开了！

一道黑色的缝隙出现在棺材与棺材盖之间。

正在这时，一只血淋淋的手从棺材里向我伸了过来…… “啊——” 我本能地发出了一声惊叫

，慌乱中我的手剧烈地颤抖了一下，棺材盖“啪”的一声从我的手中掉落下来，棺材又重新合上了。

我慌忙向后退去，可是刚跑出两步远，就感到四肢无力、浑身瘫软，“扑通”一声跌坐在青石板上。

我捂着心脏狂跳的胸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喉咙却突然被什么东西卡住了，发不出任何声音。

我惊恐万分，一个可怕的念头从我的脑海中迸发出来：这口棺材里正躺着一个死人，不，应该说是一具复活的僵尸！

就在这个时候，一条黑影突然从棺材后面窜了出来，它在我的面前飞快地闪过，转眼间便消失不见了。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冷汗瞬间浸透了全身。

那身黑糊糊的绒毛与一双幽绿色的眼睛使我联想到一种不祥的动物——猫。

“喵——喵——”的叫声悠长而凄厉，漂浮在这座百年老宅的庭院之中，让人有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我突然想起了一个恐怖的传说：人死后，只要有猫从尸体身边经过，就会发生“诈尸”，死尸会起身拉着身边的活人不放，直到把这个人惊吓致死！

天哪！

一定是刚才经过棺材的那只黑猫唤醒了死者的灵魂，所以他才会在棺材里做出最后的挣扎。

本来棺材封闭着，他根本无法出来，我却把棺材盖打开了。

我把他的灵魂释放了出来，他将不会放过我，直至把我惊吓致死！

但是我不明白，这口棺材为什么会停放在这里，这座老宅现在已经改造成为剧组的摄影棚，院子

<<第七张剧照>>

里怎么还会停放着尸体呢？

如果这口棺材是剧组准备的道具，那里面应该是空的才对！

在这个危急的关头，我已经没有任何时间去思考这些问题，我现在必须要做的是——马上离开这里。

我深吸了一口气，试图让自己紧张的心绪平静下来。

我用双臂支撑着整个身体，费力挣扎着站起身来，抬起右脚试探着向前迈出一小步，心里顿时涌上一阵惊喜：我的双脚终于恢复正常了！

我连忙转过身来，背对着那口棺材跑了起来。

不过没跑出多远，身后却突然传来“呼”的一声响，我的背部仿佛突然刮起了一阵冷风，刚刚放松下来的心又一次揪了起来。

此刻，我的双脚像被人灌了铅一般，又丝毫动弹不得了。

我惊恐地望向四周，整个院子里除了我自己，再也找不到半个人影。

7 剧组的人都聚集在那间正在进行拍摄的房间里，可是那个房间离我的位置好远，我现在连双脚都不听使唤，如何能够逃离这里呢？

我感到一阵绝望，来自心底的绝望！

“你别怕！”

我不会把你怎么样的。

”一个沙哑的声音突然在我的耳畔响了起来。

那声音听起来很中性，辨不清男女，让我不由得联想到了古代宫廷里的太监。

我屏声静气地聆听着，惶恐地寻找着声音的源头。

此时，院子里空旷清冷、四下无人，难道声音是从……那口棺材里传出来的？

当这个猜测从我的脑海中冒出来时，一股彻骨的寒意使我全身的汗毛都竖立起来。

我的大脑霎时间一片空白，思绪也仿佛在瞬间凝固了。

“90年前我惨死在这座老宅里，死后却连一口下葬的棺材也没有！”

90年了，我足足等了90年，直到今天才拥有了这口棺材！

它是属于我的，我不允许任何人靠近它！”

”那个沙哑的声音再次响了起来。

什么？

棺材里的人已经死了90年了！

我的脑袋“嗡”的一声炸开了。

这怎么可能呢？

我难以置信地睁大双眼，却依旧紧张得不敢回头。

“记住，你今天所听到的、所看到的一切都是我们两个之间的秘密，一旦泄露出去，你将会葬身于这座老宅里，听到了吗？”

” “嗯，嗯……听到了！”

”我不住地点头，颤抖的声音断断续续地从我的胸腔里发出。

“回去吧，他们还在等着你呢。”

”直到这一刻我才想起周宇向我交代的事情：拍完这场戏，就轮到我要出场了。

可是，今天晚上的那场戏是需要用到这口棺材的！

既然他（她）说不允许别人靠近它，那么我该怎么办呢？

想到这儿，我几乎忘却了恐惧，回过头去。

然而，惊悚的一幕却呈现在我的眼前：那口棺材的盖子已经不见了，一只血淋淋的手按在棺材沿上，半颗头露在了棺材外面，不，确切地说应该是半截白头发。

天哪！

我的心脏差一点破喉而出。

那头白发如一记惊雷般，瞬间将我的大脑轰得粉碎！

难道，此时躺在棺材里的，就是第七张剧照里面的白发女人吗？

<<第七张剧照>>

可是她的声音为何如此沙哑，与我那晚在睡梦中所听到的完全判若两人？她说她在90年前惨死于这座老宅里，莫非正如我先前所猜测的，她是一个阴魂不散的女鬼？可是即便如此，我与她毫无瓜葛，她又为什么会莫名其妙地出现在我的相机里，第二天又不翼而飞呢？

我正默不作声地思忖着，白发的主人再次开口道：“你为什么还不走！”

” 她的声音仿佛愈加沙哑了，这种粗哑沧桑的音色很难让我将它与那个面容清秀的白发女人联系在一起。

于是我壮着胆子问道：“你……你能告诉我你是男还是女吗？”

” “你为什么这么问？”

这个与你无关，你不需要知道！

” “可是……” 我的嘴巴张了张，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正在这时，我看到她的手和半颗头相继退回到棺材里，紧接着，已经被推到一边的棺材盖也“啪”的一声合上了。

我正失神地看着眼前的一切，突然有只手从后面伸了过来，重重地落在了我的肩膀上。

它犹如一颗致命的子弹射向了我毫无防备的心。

我感到一股强大的电流穿过了身体，大脑顿时一阵剧烈的眩晕……

<<第七张剧照>>

编辑推荐

1、剧组拍摄中的神秘事件一直是个热门话题，如早年周星驰电影《整蛊专家》、《篮球火》等都曾传出这类事情、SHE和莫文蔚制作专辑时也有神秘事件的传闻，无乱是炒作还是什么，这类话题都是读者所津津乐道的。

2、小说的布局糅合了悬疑、惊悚、侦探、推理、解谜等畅销要素，与惊心动魄的故事巧妙地融为一体；随着主角察案，又引出了九十年前老宅里发生的惊人秘密，一段陈年往事的揭开既可以使读者产生一种时空交错的奇妙感觉，有很大可读性。

3、本小说的行文风格上近似于蔡骏式，文字优美时尚，为广大悬疑小说读者所熟悉，在心理上容易被接受，并且该作者此前出版过同类小说，其中《隔婚有眼》的销量尚算可以，相对来说，该作者的作品有一定市场保障。

<<第七张剧照>>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